

锡金团练始末记

华翼纶

自发逆踞金陵，各大宪出示劝民间团练，为坚壁清野计。舌敝唇焦而州县视为具文。民间以承平日久，不复言兵，虽三令五申卒泄泄如故。咸丰十年三月，金陵大营兵溃，贼遂长驱直达，自丹阳而下，常州郡城犹守六昼夜；至无锡苏州，城门不闭，官兵本无斗志，而自巡抚徐以下无一人知兵，故数百里无限其马足者。吾邑人本懦弱，岂能抗此悍贼，乃迫于势之无可如何，竟激而为团练，在四围皆贼之中，昼夜血战者十四日，城失而乡得全者方四十里，荡口一隅竟以倡团事上闻，蒙奖饬过当，因述其大略为团练始末，非敢自炫，实赖群策群力之赞助耳。

同治三年八月既望金匱华翼纶[〓]秋自叙。

咸丰庚申，金陵大营兵溃。吾邑城中团勇数百人不过招集无赖子虚应故事，贼未至早已星散。四月初十，县城不守。先是金陵败兵逃下，掳掠财物，无所不为，乡间土匪又四出抢劫。居民之载辎重，遁者无一倖免，以致乡民进退维谷。而城内贼酋伪忠王李秀成出示安民，反而严禁长发肆扰，杀土匪数人，悬首城门。居民逃出者皆欲回家，而四乡黠者遂创为进贡之说，以牛羊食米献贼，冀得免杀掠。伪忠王驻锡五日，军政悉派乾天安李贼；民事派监军黄顺元、厉双福，俱本邑人。南门外天授乡伪军帅黄德元即顺元之兄，以近城故被害较轻。长安桥、市头等处有富户过姓胡姓充当旅帅，供应周到，民居未毁。扬名、开化二乡，金玉山为军帅，颇护乡民，本有团练势甚旺，后为贼注意，赖金左右之。西门外富安乡、万安乡为宜兴冲途，钱南香为军帅，因贼踪充斥，逃避远方。北门外景云乡亦近城厢，有杨念溪为军帅，未甚损坏；但杨之旧宅在江溪桥房屋百余间，土匪毁其半，官兵坏其半，存无几矣。其大镇为东亭，贼与民贸易之所，商贾往来如织，小市遂为雄镇也。怀仁乡地半金匱，通江阴之要道，人民被掳者众，军帅张承寿、旅帅浦紫卿均是役吏出身，为虎作伥而已。先是荡口土匪知长发陷宜兴必取锡金，于初四日即思焚掠。吾乡人以为不失于贼先失于盗心实不甘，遂群议立局为团练，先杀土匪头目阿黑，众心遂定。有广东人小孔，曾开广烟铺于安镇，来乡游览，乡人捉而杀之，奸细由是绝迹。迨城陷后共举义旗抗贼，而四乡应之者方六十里。十一日，贼欲来荡口，四更，后桥得信，即飞集民团，鸣锣为号，锄耰棍棒皆作军器，遇贼于墩山。有嵩山寺僧念亮者，持铁鞭当先，适一悍贼驰马冲锋，念亮纵步向前，抢入马腹，以鞭倒卷贼坠马，即梟其首。团众噪前，杀贼无算，众心大悦，众志成城，所获军械粮食金银以充裕团中基础。然贼自破金陵大营，直冲数百里，无有抗之者，忽遭此辱乃益愤。十二日五鼓，率大队来攻，各处民团互相递

信，早已蝟集，数万人乘之，复大胜。自十一日至二十八日，共十四战，民团皆胜，是时北面常昭未失，南面望亭民团至陆贤桥同墅圩杀老长毛十余人，东南民团长洲县徐氏、马氏、张氏防御周密，贼始有畏心，而团练因此得坚。四乡立局互相保卫者，西至后桥、安镇，南至望亭，东至永昌，北至祝塘，皆一呼可集。其法以有急必救，并力于近贼之处，昼夜递信，呼吸皆通，故一有警报，贼未至而团先集，且随地留饭，随时可食。凡耕田之人，暇则耕，急则战，无有异说，亦无有暇时。有钱之人，出貲相助，盖已深知贼之榨取民财，无微不至，今不济公，后必供贼，故其事易集也。五六月，各县皆陷，而常昭无恙，实赖长洲、金匱、江阴各乡团之力。常熟知县周文之，颇能笼络人心，以永昌徐少蘧主长洲之团，以余主金匱之团。嗣有旨，以庞钟璐督办团练，而常熟实无可恃之民团。贼知永昌、荡口为东南屏障不可破，遂由江阴先攻祝塘、华墅，彼处求援于东南之团，然相距八九十里，一再前往，奔命已疲，赴救不及，祝塘遂为所据。北面之团失利，节节相阻，文报不通，贼注意常昭久矣。八月初二日巳刻，贼进城，民间及各官署皆未闻知，仓皇失措。时庞督办在王庄，常昭既失，民团皆寒心，虽竭力整顿，而外援无望，不能鼓励。贼众奉伪忠王命，变为假仁假义，笼络人心。时届年终，忠逆赴安徽，守苏福省者为熊万荃，（即喜天福伪爵）专以要结为事，不复杀掠，忠逆倚为腹心。于是各团有阴相约降。九月中，长洲张汉槎先纳款受伪爵而徐氏遂孤。十月中，常昭守将钱得胜（即慷天燕），由伪举人曹和卿（名敬）作介，授少蘧以同检官衔，两相和约，赏犒甚丰。伪帅熊逼令同至黄埭安民，给示收漕，乡民完粮后，每家墙门贴一纸印凭，长发便不到抄扰。常熟之辛[莘]庄、吴塔，苏州之相城、陆巷，一例效尤，而吾邑各团遂无斗志矣。至十月廿日，熊万荃与徐少蘧来议和，言各不相犯，附近各乡造册征粮，均归本地人办理，不派长发一个，乡民不愿留发者听其自便。民团以历次抵抗，死伤极多，见有可生之路，遂无必死之心，相与洽约。惟荡口弹丸之地，结仇已深，仍阴自备，数年未尝有一日之懈，且刚柔互用，和战兼施，其得免也，天也亦人也。

咸丰十一年正月，杨咏春同年自通州来信，已奉翁帮办札委，带兵五百到江北一带，连络团勇，整理军需，以便南剿江南各州县。嘱余连络各主管民团者，以便届时内应。暗念张军门已阵亡，上路无良将，曾督又未到江南，统兵大僚各抱观望，阳奉阴违，不觉忧心如焚，进退无据矣。二月初，易服雇小舟由水道至永昌，访徐少蘧，细述近况，相对蹙额。知少蘧与伪帅熊万荃、钱贵仁甚融洽，出示两伪札，均称奉忠王谕，安民地区，如有新兄弟不守纪律擅自抄扰良民，准乡官緡解来辕按天法究办等语。徐局于正月五日在黄埭拿获长发十余人緡送到苏交于伪帅逢天福，其中正法一人。闻之甚慰。想乡镇暂可偷

安。次日返棹，见荡口杨树港稍，贼匪又设一卡，收捐每由民众自报，每值千钱收捐四文，较湖口卡短收一文。询余侄味初，据云：江阴、常昭两县为英逆（陈玉成）麾下攻取，苏省为忠逆独占，陈逆不嫌，每择繁华市镇，多设一卡，归英逆管辖，以资军需。八月间，伪天王弟洪军师到苏，即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也。贼中互相猜忌如此，然忠酋外柔内刚，深得民心；英酋恃勇而骄，人皆惮之，江南无立足之地。熊伪帅为余言之。见文星阁前枪船虽竖伪旗，局勇游坠，甚为寒心。摒挡一切，外事托徐新甫办理，内账归味初照料。三月中，余赴沪渎，免却招忌，且得探听各处消息也。居住四月，来往虽多熟识，皆虚仪威夷，不见官军踪迹。八月初六，闻曾帅克复安庆，次日乘夷轮至安庆乞师。曾帅以久未得下游信息，且薛中丞在上海不通音问，见余至乃大喜，许以明年二月出师东下。明日即属其弟九帅前往湖南招勇万人。惟时庞督办薛中丞闻余至曾帅处乞师，议不可不遣人往，遂令厉慕韩大令乞师，后余十日至，曾帅亦许之。至同治元年二月，余复往安庆，即随师东下，督师者李都辅鸿章也。由轮船带六千人至上海，累战皆捷，克浦东等城。十二月而常熟骆国忠以城降。其时熟城三面皆贼，贼数十万包围之，路川江阴及吾邑各乡，东由昆太，南由苏省，五日余日。先后领兵有伪禄王、伪宁王、伪庾王、伪驱王、伪普王、伪周王、伪炎王，其最悍者伪慕王谭绍光、伪莱王赖桂芳、伪听王陈炳文、广王李恺顺。邻县乡镇波及肆扰，荡口以有备幸免焉。二年四月，李巡抚率兵克复昆山，直逼苏城。李三帅以进攻江阴，檄杨艺芳与余总办常、昭、江阴、锡、金五县团练，设团练总局于常熟城中。余又奉札为大营向导，于五月初四日抵熟城。时方称兵攻江阴城，余于初七日即往南乡庙桥邹义庄内设团练分局。五六月，大兵环攻江阴，故锡地未有兵至。督师李三帅鹤章为中丞胞弟，忽有书与艺芳，言：荡口有贼卡，如欲不打卡，须犒师银万两。余以贼方踞卡，岂有本地而求免打卡者，即作书覆艺芳，言助饷则可，犒师不能，语极抗直。艺芳以原书呈三帅。六月廿七日早，突有兵船张、邓两营至荡口打卡，将贼卡打毁，大肆掳掠，将难局存钱衣服尽行取去，扬帆就走，并不留守。而荡口之人既惧贼来报仇，又虑兵来抢夺，计无所出，遂经宪委之团练华朗、华芸、庄沅州集团自卫，招至千人，而伪监军黄顺元率五百人来投，声势遂张。七月初七，与贼战于毛塘桥，克之，获其旗帜无算，生擒长发贼十三名。七月二十四日，闻苏伪纳王并三伪王将来报仇，攻荡口，团兵战不利。余于廿五日下午驻扎荡口，助之。廿六日早，自出督战，遇贼于坊桥之北，不料陆勇见贼而溃。余督舟师救出陆队，与贼战，自卯至未，五进五退，贼方退去，我军亦整队回。官兵虽闻信，无赴救者，团勇皆无赖子，一见势孤，各自引去。全队三千名至晚剩千五百人，次日仅存二十余人。廿七日黎明，贼已到六步桥，蜂拥

而来，黄顺元手下止有从者一人，顺元自执一旗立延祥湖桥上御贼，贼径冲，顺元退至马泾桥，犹执旗而舞。余亦止[至]，从者双喜一人执余旗立桥上，局中之勇先奔，止[至]有教练三保一人执洋枪立新桥上开放二次，贼迎面而来，顺元等方始退走，贼追之不及。余乘舟退甘露，华瑞芳率舟师攻贼于湖口不胜，亦退至甘露。迨余至，众皆毕集，同至庙桥局，适午正，遣人至荡口附近嘱乡人远避。两日夜荡口甘露居民十去八九。廿七日，贼又至，所伤男妇十余人，贼大掠一日夜，各乡村衣服粮食皆空。廿八日，官兵突至，贼远颺，所掠财物悉为官兵所得。官兵住民房计两日，烘火延烧房屋，荡口一镇约四五百间，余家烧去六十余间。第二次援大桥角，官兵复驻荡口，又延烧民房五百余间。余本家亲仁堂藏书为一邑之冠，付之一炬。前数年贼来未毁一椽，至是而不能保，岂非劫数耶！八月初六日，华朗亭承皋先走谒中丞于王庄。中丞知荡口为常昭门户，遂遣五成队来援，自率舟师由冶长泾来。其陆师松树督标正副等营至谢棣桥，已遇贼踪，连战皆胜。廿八日巳刻，抵荡口，中丞亦由水路抵新桥，余自王庄驰回见中丞于舟次。廿九日，遂调得胜之师冲方桥，贼已遁至黄埭，遂径冲黄埭，毁其营，贼遁蠡口，遂回师。中丞自度地势以大桥角当驻防，与余约，俟破江阴即来扎营，是为克复荡口。

八月初二日，克复江阴，乘胜进攻无锡，以督标营黄中元、抚标亲兵正营周寿昌来扎大桥角，以防苏贼之冲。十二日，扎张泾桥大营，其余分防墩山、芙蓉山、万安桥等处。三帅撤团练局，檄余为文报局，并向导大营所办传递文报。张泾扎营最多，事亦最繁，文报往来不绝。余得张殿华之助，以张泾、安镇、羊尖、荡口分设四局，余往来于各局督之。兵贼交流，中丞又在上海，文报由羊尖局送至常熟王庄局，转递。若苏州则归荡口局送至驻苏各营，组织甚密，奸宄不能混入。忠逆闻信，自安徽驰来，并召周逆汪起贤、侍逆李世贤及三伪王五天将率众十余万由望亭扎住，进攻大桥角之营。复连营自梅村毛塘桥以至江溪桥数十里，旗帜林立。又夷酋白齐文不用于中国，遂投忠逆，且夺一火轮船助之。忠逆自率精锐数万来攻大桥角之营。其时周寿昌营正扎大桥口，且有浮桥可通南岸。廿八日，贼之火轮由漕湖入，我军水师张学仕营见之即遁，兵皆凫水逃之荡口及甘露，四十余船悉弃之。提督黄翼升在荡口闻信即飞棹炮船往援。白齐文于廿九日黎明，驾火轮船径扑周营，忠逆督环攻黄中元营。营墙被轮船上开花炮打坍十余丈，轮船行驶如飞，往来如织，炮无不中，已伤勇七八十人，势几不支，忽周营中放一火箭中其药舱，顷刻炸裂，声动林木，河波沸天，烟焰冲起数十丈，逾时不散。轮船搁住浅滩上，船中鬼子击死，尸身迸裂，飞至天表，血雨肉泥遍洒田间。我军黄周两营乘势杀出，提督黄率水师将张学仕所失炮船尽数夺回，而张泾桥督标正副营亦继至，贼遂溃。大

桥角之营得全。贼以水攻不成，遂分两股，忠逆扎望亭，侍逆扎梅村，次第推进，蔓延至大墙门口及洪升里，北至西仓、鸿山、谢埭桥等处。侍逆一股由梅村窜至江溪、新塘桥，迫近安镇，窥我缙山之营。我军以大桥角势孤，又添林字营扎六步桥，屡次进攻洪升里、双板桥，俱遭反射，盖兵心有怯不能取胜耳。九月上旬，雨甚，不能战，而贼至各村搜掠，且乡民有以食物馈忠逆冀其免抄也。八日，树字营进攻洪升里，为贼所败，逃回者不满半数。三帅愤甚，自来督师，整顿后连夜回驻张泾桥，开濠筑墙以固防守。每日出仗互有胜负，贼无退志，且援贼连营数十里，逃兵败勇尽为贼掳，彼众我孤。相持数月，竟不能逼城，而城中之贼亦时出冲突，至万安桥、芙蓉山等处。梅村侍逆时亦率众冲至安镇、墩山，忠逆冲过鸿山到大成桥。各乡早稻至是时适熟，贼遂掳民夫排日割取。忠逆运至苏州，侍逆运至溧阳，而锡守潮逆自运入城。金邑止有南延上半乡皆种晚稻，且近大桥角、六步桥，有官兵驻防，故未被割。十月十一日，程军门学启率开字营从浒墅关冲破望亭贼营，斩浒墅关贼目伪天将高逆。一日夜转战三十里，踏平贼垒二十四座，直逼阊门。忠逆知黄埭、蠡口已失，望亭又断，恐苏城有变遂宵遁。李三帅乘之专攻侍逆六昼夜，乘雾环攻，大破之，侍逆亦遁。至是各乡安定。援贼既退，李三帅调刘铭传由皋桥进扎，扼常郡来援之路；调张树声扎尤大里，郭松林扎江溪桥，督标黄中元、抚标周寿昌驻南门跨塘桥，周盛波扎寺头，四面环攻锡城。三帅自驻东亭督之。是时城贼外援虽绝，城外尚有贼卡，贼首伪潮王，时出冲击，狡悍异常。城内各伪官见势不支，有发天豫黎瞎子通情黄顺元，联合十余人乞降，约期内应。事泄知不免，即共攻潮逆府，潮逆登屋飞瓦，率亲随百人对垒。列一昼夜，乞降者卒为所杀，官军不得耗，未能外应。十一月初二日，贼目忠怀朝将汪裕<明>率众出城冲突，各军并力以战，自卯至午，贼不支退回江溪桥卡中。官兵乘胜破卡，贼复遁入城，郭松林率亲兵跟追之，城门不及闭，官兵一拥而入，城遂破。各军纷纷沓进。潮逆在伪府闻变，方督众上城守，适遇周寿昌兵，即生擒之。其伪王孀三人方载金宝欲出西水关，亦获也。各营官兵皆空壁入城争利，贼降者半，死者半，无一得脱。此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午刻也。至晚，各兵始将所掳马匹骑坐妇女至东亭，络绎不绝。城中烟火烛天，人声鼎沸，终夜有声。初，李三帅下令营中不准带妇女。初四日，督标黄中元查出营中被掳妇女三十六人，周盛波亦查出盛字营中被掳妇女二十八人，均匿东亭局中。其余各营不肯送出，亦听之。遂分出锡金本地妇女为一处，其余杭州、湖州及南京、江西妇女为一处，藉草而处之，终夜哭不休。各营中兵勇闻局中有妇女，争相来取，不与即拔刀相斗，其势不能禁止。有愿从者，听其配去，不愿者，听其掳去。有一年轻妇，金陵人，抱一幼孩，云是王娘，不肯跟人，志甚坚，后见一少

年将官貌美，欣然从之。而吾邑被掳妇女十八人均不愿他往，局中人竭力保护，送至各乡，访其亲族遣散之。

初三日，余遂募民夫三百人半为旧时团勇之忠诚者，入城救火。进南门，见路旁死尸堆积，街中渍血成渠，履为之湿。乃先令抬尸开路，其中死马四匹，松字营勇六人，余皆贼尸，半日完毕，稍通城门之路。然大街上尸首纵横倒偃，触目皆是，东西北城门中亦有积尸，视南门较少耳。各营官兵见城中贼馆粮食充足，争先封大宅子，每为势力大者所夺，遂负气放火焚之。各处火起，赴救不及，坍塌之声如除夕爆竹，相续不绝。大帅下令亦不能禁，五昼夜火始熄，而城中之屋去其大半。三帅于初三日入城，驻小娄巷余家屋中。此屋甚窄，而合意驻此者，以城内巨室多起火故也。是时文报络绎，东亭局随营搬入城内，借风光桥陶氏宅，取其屋小无利可争也。三帅檄各军乘胜攻常州，而刘铭传已进扎七墅堰，后军陆续进展。李中丞（少荃）自苏来视师，至城中，见所烧房屋，惻然伤之，檄杨艺芳与余办善后局；帮办者秦菑风（臻）、侯榕初（缉熙）、王伯陶（言铸）数人而已。且无米为炊，有风作浪，人皆视为畏途，故虽发聘札，多托故不来。中丞来锡，遇解潮逆于中途，遂带至城中正法焉。潮逆广西藤县人，躯干矮小，狡勇非常，目光炯炯若电，诈称不识字，不多言，亦无供状，临刑时颜色自若。同日处死者伪军帅侯谦保、伪同检秦鸿源。

各兵所住屋中，曾为贼打馆，尚有剩谷，官兵据为己有，每遣降贼盘存，且取他屋中贮粮运入己屋，并掳民夫为之磨砬。文报局中所招民夫三百名顷刻而尽，终日来索夫役，势甚汹汹，不得已又募民夫五百，亦顷刻而尽。初入城时，局中亦盘谷为食，然夫役多，谷米少，且釜筐瓦缶恒为官兵夺去，仅存破釜三四，不够敷用，局中人往往日晡不食，至半月后，稍能就绪。贼中被掳之人有仍为兵掳者，皆得饱餐，其无力之男女老少幼兵所不欲掳者，不得食，或就道路或寻仓库拾取遗粮。经一月以后，粮尽食绝，奄奄待毙已。锡城初复，营务处符道传谕速将贼尸掩埋，街道扫清，城门修好，遂募水木匠五十名，又募民夫五百名，余督役兴工。民夫时时为兵掳去，有司事五人督之，亦每为兵所虐，不能禁止，姑因循而敷衍之。十余日始将街上及各城门经之处尸首埋清，街道亦扫洁净，城门亦做好。烬余之屋，所有装修家伙皆被官兵取去，扎排出城，售至他处。城中凡家用什物及农田器具皆有之，盖贼在城时，抄掠各乡，携至城中，堆积馆内。迨贼去后，官兵择其贵重之物，细民取什用之物，以致填街塞巷，百物皆备，百文钱可买一箱古物旧货，真目不忍睹也。十日后，符道下令，不许将木料器具出城，四城门派员看守，米谷亦禁止运出，而兵于夜间缒城搬运，然较前之公然载去者有间矣。全城民居，室如悬磬，有心者能不为之<卍 厄>惋乎！自复锡城后，三帅遂调各营攻常州、宜兴，以

林字营、松字、督标等营攻宜兴，其余各营攻常州，密受中丞之议，按时而进，如探囊取物，于正月廿三日克复宜兴。而常郡之贼有伪护王陈坤书为首，又伪趋王胡银龙、伪守王方宗海为辅。同治三年正月望后，勾结丹阳贼目陈逆，乘间沿江口一带，以数万贼冒雨冲入腹地，先扑江阴之扬库，据之。又分股扑常熟之福山，鞠镇台逃避，贼遂踞福山城。分两股陆队，一股扑江阴城，一股来袭无锡，护逆督率之。民情惴惴不安，中丞檄符道往守常熟，命三帅守锡城，自统水军兜剿。吾邑守城兵不过千余人，带兵官为余思枢，其兵抢掠有余而战守不足，并托言东门驻卡隳敝不能防守。至是三帅深知思枢之不足恃，遂檄黄中元援无锡，郭松林援常熟。天适阴雨，日久兵不至，三帅使弁持令促之行，黄中元兵先至，即出迎敌。二月十三日早，贼已冲至鸭城桥，余思枢率队出城，见贼旅即退，贼已冲至东亭。黄中元兵适至，横击之，贼稍却，且知城中有备，退往各乡掳掠，八字桥、张泾桥等处受害最重。其扑江阴之贼，伪驱王率之，官军与战不利，贼遂分股取王庄折而南直扑羊尖镇。黄中元御之，与战亦不利，反被曾定邦马队冲突，中元愤甚，自率亲兵退羊尖桥上。一日夜，羊尖居民皆逃，惟陈仲华在文报局，警报不通，与中元死守。贼遂窜入练塘，径扑常熟。而黄翼升军门带水师自长江东下，击退福山踞贼，乘胜进扎华荡，追剿王庄贼巢，自冶长泾抵荡口，而锡境遂安。三帅复调刘铭传击回陆路援贼，贼之水路冲入腹地者实有四万人，八九歼焉。六月六日，设驿递归锡邑管理，乃将各局一律停撤，计办团练局三年，文报局一年，无一迟误者，盖办事皆得其人也。